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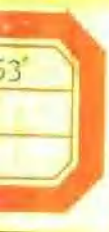
少数民族史論文选集

(二)

內部資料
注意保存

广西民族研究所資料組編

一九六四年八月





227083
107
52

前 言

《少数民族史論文选集》所收录的文章多数是属于論述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，是解放前散見各杂志期刊的作品。为了便于少数民族历史工作者对以往研究有个了解，我們特將它搜集汇編，陸續印出。至于作者的立場、观点和方法，請讀者一分为二去分析，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、歧視、誣蔑等的錯誤必須批判，正确的东西可以借鉴。因此，这本集子印出仅作內部参考。

广西民族研究所資料組

一九六四年八月



贈 63494

目 录

一、三代民族东迁考略	马培棠 (1)
二、古代民族迁徙考	蒙文通 (11)
三、夏民族起于东方考	杨向奎 (43)
四、暹罗人种源出中国的考证	黄 渠 (70)
五、婆罗洲与中国交通之史实	罗香林 (84)
六、古代越族考	罗香林 (92)
七、越族源出于夏民族考	罗香林 (107)
八、明代安南复置郡县及其棄守之始末	陈 璠 (139)
九、古代百越分布考	罗香林 (171)

111 - 114 -

三代民族东迁考略

—古代中国民族考第四篇—

马 培 棠

吾华南北二系种族，皆出鬼戎（别有考），又皆远祖大禹；然则禹者，其亦鬼方之戎乎？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：

孟子称禹生石纽，西夷人也。

“石纽”一词，不得其意，幸艺文类聚引作“生于石坳”，“坳”当为“纽”之正字。古人钞写，多有省文，“坳”或作“幼”，在所不免。而“幼”与“纽”，形极相似，声亦相近，仓卒讹写，“坳”乃作“纽”，大禹所生，自当以“石坳”为正。坳亦作凹，坑坎之意也。然则禹生于石坳者，自石之坑坎中生乎？淮南脩务曰：“禹生于石”，虽不言“坳”，而坳意自寓其中，则大禹石生，此又其一证也。虽然，生禹之石，何处之石乎？艺文类聚引随巢子曰：“禹产于昆石”。“昆”或作“崑”，即“昆山”也。淮南说林注曰：“昆山，昆侖也。”惟孙詒让辑随巢佚文作“禹生于崑石”。崑谓“崑”亦简作“昆”，其所以加石旁者，盖涉下“石”字而补。禹与石之传说，由来已旧，甚谓禹子启亦生于石。后人称昆山，爰加“山”于“昆”，而“崑”出；称昆石，又加“石”于昆，而“崑”作。其理如一，正可通用。则禹生于昆侖之石坳，又明矣。禹贡曰：“崑崙析支搜渠，西戎即敘。”故晋书载记刘元海曰：“大禹出于西戎”。“戎”别为“羌”，故史六国表曰：“禹

兴于西羌”、合戎羌为西夷，故孟子称禹“西夷之人也”。虽然，由戎以至匈奴，由羌以至百越，南北二系，莫不祖禹，西夷之人，禹实生之。禹为西夷之人者，盖追称耳。世远年荒，岂究禹之，爰覃生于昆侖之石。

禹长而敷土，随山浚川，已遍遍天下，由禹奠一篇固可以知之。兹再辑校古之零碎材料，以覓《系》对禹之留影。当北系近移于大河之北也，傳謂汾澧之間，实为禹都，葭陳环之，故左定四年曰：“疆以戎索”。然则大禹曾王掌戎于此矣。由此而东，至于河委，詩韓奕曰：

奕奕梁山，雄禹甸之。

詩地理注曰：“顧氏曰：史記燕世家，易水东分为梁門。水經注亦云：桑水徑良乡县之北界，历梁山南，高粱水出焉。是所謂奕奕梁山昔矣。方輿紀要曰，良乡故城，在涿州北四十里，房山县本良乡县地。高粱河在昌平州西。”其地韓国，其人追貉，則此地之人，对禹之追念，当甚殷切，故后世匈奴自称为“夏后氏之苗裔”，良有以也。又南系迁徙于长江之濱也，傳謂涿水之源，实为禹乡。水經注曰：“今夷人共营其地，方百里，不敢居牧”。然则大禹之故里，其在斯乎？由此而东，至于江委，魯語孔子之言曰：

昔禹致羣神于会稽之山。

史集解曰：“山阴县会稽山，本名苗山，在县南，去县七里。越傳曰：禹到大越，上苗山，大会計，爵有德，封有功，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山。”山阴故城，今浙江绍兴境。其地越国，其人閩蛮，則此地之人，追念大禹，盖未尝忘。故越王自称“禹之苗裔”，非无故矣。

书皋陶谟載：

禹，娶于涂山

孔傳曰：‘涂山，國名’，而未詳其所在。按“涂”、徐聲；“徐”，余聲。若从省字之例，則“涂山”可作“余山”。故說文引書，“涂”乃作“涂”。“余”当即“余山”之合寫，而又多加一“山”字者。后世稱塗山，不曰“余”而曰“余山”，則更贅一“山”字矣。余山之國蓋在隴西，曲孔下注曰：“余，古今字。”漢地志隴西羣有予道，或即余山之故址；惟後漢以下省之，諸史者不復主意，因而涂山遠至江淮。李兆洛地志韻編曰：“予道，今開，按當在甘肅蘭州府境。”李氏待于地理，必有所據。清蘭州府旧城，前抵河州狄道州渭源縣；西抵隴西郡旧城；北抵大夏狄道首陽。漢大夏即清之河州；今甘肅導河治；漢狄道即清之狄道州，今甘肅狄道治；漢首陽即清之渭源縣，今仍甘肅渭源治，則漢予道在蘭州府境者，當近在三縣之間。夫有狄道，夷狄之所居也；有大夏，大禹之故宅也。可証其地蓋為大禹在西戎時之遺跡。然則予道在此，余山在此，誰曰不宜。且漢地志首陽有烏鼠同穴山，虽不敢直指此山即余山，但爾雅釋鳥曰：“烏鼠同穴，其鳥為鵲，其鼠為鼯”，是乎山鳥為“突”，“突”“余”聲相近；呼山鳥為“余”，“余”“余”且同字矣。既以烏鼠名其山，而“烏鼠”皆呼如“余”，則烏鼠同穴之或名“余山”也明矣。然則漢之予道，禹之余山，謂近渭源，亦不為過。故涂山故址，廣言之，則在導河狄道渭源三縣之間，狹言之，則在烏鼠同穴之麓。禹生長于昆侖，成婚于烏鼠；烏鼠渭之源也，禹因又漸隨渭流而俱東。

渭流經南山，詩信南山曰：“信彼南山，維禹甸之”。南山即終南，漢地志曰：“武功，大壺山，古文以為終南”。武功故城，今陝西郿縣東，則南山當在中條。山陰偏左，有川曰丰，詩文王有暵曰：“丰水東注，維禹之績”。“丰”或作“鄠”，漢地志曰：“鄠，北过上林苑入渭”。上林故址，今陝西長安西；是丰水流實

渭水之南。則大禹東來，取道渭水南山之間。渭水入于大河，南山出為外方，外方大河，頗稱形勢，于是陽城傳為禹都。欽書臣瓚注引世本曰：

禹都陽城。

金鄆禹都考曰：“趙岐孟子注，陽城在嵩山下。括地志，嵩山在陽城县西北二十三里。則陽城在嵩山之南，今河南登封縣是也。”嵩山，即外方，一名大室。左昭四年曰：“陽城大室，九州之陰也”。大禹子孫居于陽城者當甚久。

傳有太康者，東遷斟尋。史正義引汲冢古文曰：

太康居斟尋，羿亦居之，桀亦居之。斟尋之辨，由來已久。臣瓚曰：“斟尋在河南”。按“開封太康縣理城，夏后太康所筑”。即路史夏后紀下所謂“爰大城筑”者矣。漢為陽夏，開皇七年改曰太康，今仍河南太康治，與臣瓚之言正合。則史傳太康失國，蓋去陽城而遷斟尋也。夏桀而後，國運乃絕，避敵之役，因又遠徙。周語曰：“有夏雖喪，杞鄩猶在”杞后遷今山東兗州東南，是夏余東保乎海濱；鄩在今山東嶧縣東，是夏余東保乎泗沂。要之，夏人者，自昆侖而淦山，而陽城，而斟尋，而杞鄩：順渭河之南，達濟淮之間。

夏人東遷之時，有商人者繼之而起。詩長發曰：

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，外大國是疆，幅隕既長，有娥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。禹敷下土，民得再生。有娥之國，方日見強。淮南墜形曰：“有娥在不周之北”。又曰：“西北方曰不周之山。又曰：“不周在海隅”。海者，西海，則不周在西海之北隅矣。故商歷曰：“路不周以左轉，指西海以為期”。西方之海，厥為弱水，則有娥之國，正在弱水之涯。蓋娥，戎也，弱水之濱，固戎居也。皇天殛之，生契玄王。契出于有戎，長于不周，遷居于亳。

王国维說契至于成湯八迁曰：“契本帝嚳子，实本居亳”。惟此亳者，宜解作史封禪书之“杜亳”，集解引徐广曰，“京兆杜县有亳亭”。杜县故城，今陕西长安南，則亳在渭濱也。水經注又引世本曰：“契居蕃”閻闡曰：“蕃在郑西”。郑故城，今陕西华县北，則蕃更与渭近。史殷紀又称“契，封于商。”郑箋曰：“商国在太华之阳”。太华，亦渭旁山也。契众至此势力大盛，故国号独襲其名。要之，亳也，蕃也，商也，西望不周，已沿渭而东徙。

后至昭明，乃迁砥石，荀子成相曰：

契玄王，生昭明，居于砥石，迁于商。楊倞曰：“砥石，地名，未詳所在；或曰：即砥柱也”。或者之言，亦近情理。砥柱在今河南陝县境，則昭明迁砥石由渭及河。时夏方盛，不可逼处，旋返故居，复迁于商。居此十余世，至成湯，根基益固，国势益張，乃克夏人，而都于亳。史殷紀曰：

湯始都亳。

亳本契之旧邑，而言“始”都，則非杜亳可知。汉地志曰：“偃师尸乡，殷湯所都”，則湯亳当在偃师之地。史正义曰：“按亳，偃师也”，又引括地志曰：“亳邑故城，在洛州偃师县西十里”。但其所以取名曰亳者，盖契为商之始祖，湯为商之始受命君，欲追祖蔭而夸功德，爰取旧名，故曰“从先王居”也。偃师在河南砥石之东，西望商丘，又沿河而东侵。

后至仲丁，东迁于敖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蒙阳故城，在郑州蒙泽县西南十七里，殷时敖地也。”則敖地适在河南古河北折之曲。及河亶甲复迁于相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故殷城，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”，内黄远在蒙泽之东北，則迁相盖沿古河之东畔。及祖乙又迁于邢，按邢即邢丘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平皋故城，在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，本邢丘邑也。”

武德故城，今河南武陟东南，則邢丘又遠去相地之西南，蓋嘗渡河焉。比至盤庚，乃遷殷虛，史正義引括地志曰：“相州安阳，本盤庚所都，即北冢殷虛，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”。安阳故城，今河南安阳西南，則殷虛又遠去邢丘之東北，而仍在古河之右，故史殷紀曰：

盤庚之時，殷已都河北。

正義又引古本竹書紀年曰：“自盤庚徙殷，至紂之滅，七百七十三年，更不徙都”是商人居殷最久，故亦稱殷。詩書之文，皆“殷”“商”互言，或兼稱“殷商”，其故以此。紂亡而后，余民保商丘，是謂宋，今河南東部也。按商人自弱水而燭而河，曰商曰殷曰宋，其遷漫絕矣。

繼商而起者曰周，周興于后稷。詩閟宮曰：

赫赫姜嫄，是生后稷，奄有下土，繼禹之緒。

禹敷下土，萬邦漸作。有姜嫄者，生后稷，繼禹而為天下王。是后稷者，遠宗大禹，而實生于姜氏，姜者，羌也，本戎之別支，居于氐嶺，則后稷亦西方之人矣。山海經海內經曰：“西南墨水之間，有廣都之野，后稷葬焉”。葬地或距生地匪遙，詩生民謂后稷“即有郃東室，毛傳曰：“郃，姜嫄之國也”，當在羌地。按“郃”，台聲，若从省字之側，“郃”宜作“台”，白虎通引詩“郃”正作“台”。楚辭天問曰：“禹之力歛功，降省下土方，焉得彼竊山女，而通之于台桑”。王逸曰：“言禹治水，適取姁山氏之女，而通夫婦之道于台桑之地。是“台桑之地”，當即“竊山氏”之所居，竊山為氏，以地而起，則竊山台桑當系一名之異文。蓋“台”與“竊”，“桑”與“山”音譌皆相近。且竊山可省稱“余”，通作“予”，若予儀，台桑可簡稱“台”，亦作“郃”，若有郃。書禹謨曰：“台小子”，學子兼爰下作“予小子”，故爾雅釋詁曰：

“台，干也”。然则后稷家于有郃，即禹之涂山，汉之干道，今之渭源境也。后人不得乎涂山，因而有郃亦失其地。有郃右望黑水，左瞰渭流，以商人肇据东方，故子孙乃北徙。

周语曰：“及夏之衰也，桀纣不务，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”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不密故城，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，即不密在戎狄所居之城也”。弘化故城，今甘肃庆阳北，涇水之上流也。至公刘自戎狄迁于豳，汉地志曰：“枸邑，有豳乡，豳国，公刘所都”。枸邑故城，今陕西枸邑东北，是周人沿涇稍稍南徙。时也，商人已渐东去，周人因伏南下之机。诗公刘曰：“篤公刘，于豳邦館，涉渭为乱，取厉取綬”，故至太王，乃迁岐山。汉地志曰：“豳阳，岐山在西北，中水乡，周太王所邑”。豳阳故城，今陕西武功西南，则迁岐已南达渭水之滨。其地有周原，为天下膏腴，国号由此而起，王瑞自兹而兴。诗閟宫曰：

后稷之孙，实维大王，居岐之阳，实始翦商。

以至文王，周室益盛，作邑于丰。史集解引徐广曰：“丰在京兆鄠县东”。鄠故城，今陕西鄠县北，丰水之畔也。文王子武王，更营鎬邑，史集解引徐广曰：“鎬在上林昆明北，有鎬池，去丰二十五里”。上林故址，今长安西，丰之东也。丰鎬皆滨渭南，较之岐山，是又东徙。武王继文王之业，成大王之志，今克商于牧野，知丰鎬远在西土，不足以枢纽天下，乃命周公才营雒邑。汉地志曰：“昔周公营雒邑，以为在于土中，诸侯蕃屏四方，故立京师”。京师在河南，虽未亡即都之，而东迁之势已伏于此。比及平王，避犬戎难，乃徙雒邑。是为东周；追称丰鎬曰西周。

当周人之初灭殷也，咸及东海，封鲁侯于东方，以镇远土。诗閟宫曰：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，奄有龟蒙，遂荒大东”。盖周人沿河而下，顺济而东，邑曲阜而治海邦，与西方之丰鎬、中央之雒

邑，一綫相承，頗資形勢。故西周亡而东周繼，东周微而魯邦興，春秋之義，“托王于魯”，非過論也。封魯而外，更封燕吳，分据南北。史燕召公世家謂北燕“与周同姓，姓姬氏”。封于河套之北，以保北陲。史索隱曰：“北燕，在今幽州薊县故城是也”。薊故城，今河北大兴西南，則燕韓迫处，控勃海，望梁山，以監追貊，盖周人沿河北出之支也。吳亦姬姓，封于江套之南，以保南部。史正義曰：“吳，在常州无錫东南六十里”。无錫故城，今仍江苏无錫治。則吳越比邻，临东海，望会稽，以監閩蛮，盖周人隨东方平原南出之支也。

按周人自西来，由渭而河而济而江，北达河北，南踰江南，三系接触，而开混合之漸。虽然，中系与他二系之混合，要以北系为最早且著。試观周室之分封也，除北燕深入追貊外，尚有强晉，居于故唐城。史正義引括地志曰：“故唐城，在絳州翼城县西二十里”。則晉在河东，与戎杂处。其余姬姓小国，尚多有之，与燕晉相呼应，以增周勢。冀狄不能逞，益稍稍北徙。若吳則孤处东南，独入蛮疆，无所援济，卒为越灭。考其所以易与北系通者，良由中北二系同居于北方大自然区，黄河之壑，固不能久限人也。南系北来，当始于春秋之世，战国而还，三系交通，乃臻极盛。所謂极，”发达之地理知識者，在于是矣。故禹貢之文以出，秦政之业以定。

秦政之先世，又隨周人而漸起。秦公敦載：

秦公曰：丕显朕皇且受天命，躋宅禹裔。

禹敷下土，庶物咸亨。故后起之秦，亦自称禹統，托命皇天，以昭其实。左襄二十九年載季札观秦乐而叹曰：“此之謂夏声”。古之歌頌，多操土音，然則“秦声”即“夏声”，“秦人”即“夏人”矣。故秦公曰：“躋宅禹裔”；季札又曰：“其周之旧乎”。按周之旧壤，远在西戎，則秦之所从出，可以断定。考秦之古王，有中

孺者，实长西戎之地。史泰紀曰：“中殤在西戎，保西睡”。王国维索都考曰：“西睡一地，水經漾水注以奴隸西郡之西县当之，其地距秦亭不远。使西睡而系地名，則鄭說无以易矣”。西故城，今甘肃天水西南，渭之上游也。又傳至非子，迁居于秦，国势始大，后世因以秦为国号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秦州清水县本名秦”。是清水亦在甘肃渭水之滨，惟回首西睡，已稍东徙。

周迁雒邑，秦得岐以西地，故至文公，东至汧渭之会，其地当即祠陈宝处，今宝鸡之境乎？文公之孙，是为宁公，又徙居平阳。史正义引地志曰：“平阳故城，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，秦宁公徙都之处”，是平阳亦在陕西。殆至德公，又居雍城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岐州雍县南七里，故雍城，秦德公大郑宫也”。雍故城，今陕西凤翔南。三都聚处，近在渭滨，西望秦谷，又沿渭而东下。

穆公而后，国势益盛，至灵公更迁涇阳。秦都邑考曰：“涇阳者，当在涇水之东”，则今陕西涇阳县也。献公又城櫟阳，秦都邑考曰：“櫟阳，在今高陵县境”。则高陵亦西距涇水入渭之处不远。献公子孝公，作为咸阳。史正义引括地志曰：“咸阳故城，亦名渭城，在雍州咸阳县东十五里，京城北四十五里，即秦公徙都之者”。是今陕西长安之北，有故咸阳城也。三都迫处，亦近渭滨，西望雍城，更沿渭而东侵。

秦都迁徙，止于咸阳，秦威流布，遍于天下。汉地志曰：“昭王灭周，取九鼎，昭王曾孙政并六国，称皇帝”。贾誼过秦，则独以始皇諡之。盖始皇时，据西辟，令东土，蹂躏河北，踐踏江南。政声所及，莫不风行而草偃；兵威所至，亦且水到而渠成；故六王伏辜，三系向化。始皇紀載丞相綰等頌曰：“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，自上古以来，未尝有”，非虚語也。而始皇犹虑

基之未固，功之未赫也，乃“兵巡天下，周覽远方”，繼我大一統之徽光，開戎大歷史之新頁，禹貢作者之苦心，乃得實驗而功成。二十七年，初巡隴西北地，警后防也。繼于二十八年，東行上嶧山，登岱岳，游海上，之衡山，由武关归；此中南二系旧壤之环绕也。又于二十九年，東遊至陽武，登之罕，放琅邪，遽上党入；此中北二系旧壤之周回也。三十二年，复之碣石，巡北边，从上郡入，已至北系之最北。三十七年，又过云梦，至钱塘，上会稽，已达南系之极东。二世元年，亦东巡碣石，历泰山，至会稽。六方平原，便通南北，三系混合，难复見其原态。至若始皇之筑长城，戍五岭，胡越之不服者远徙边徼，又自第二幕活动之始，不与本篇之内矣。

（录自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、七合期，民国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三七年）六月一日出版）

古代民族移徙考

嚴 文 通

一、古西北民族

匈奴列傳言冒頓“后北服渾庾、屈射、丁零，鬲昆，薪犁”。“渾庾”，漢書作“渾窳”，史記又作“熏育”，作“葷粥”。是匈奴既居，而渾庾為之屬，安在熏育即為匈奴？吳越春秋太伯傳云，“古公為狄人所慕，薰蕩戎始而伐之”，則葷粥與狄又顯然為二也。孟子言“太王事薰蕩，文王事昆夷”，并舉別言，固自不為一國。自應劭晉灼韋昭顏籀之徒為葷粥獯鬻匈奴為一之說，揚其波者于四方獯鬻吠戎無往而非一，則大悖也。山經王會于諸戎皆并舉言之，種落各別，豈謂一族哉！

前余別于犬戎東僊考証匈奴之屬于义渠，义渠灭而匈奴兴，明匈奴之起于西北。考諸海內經言“匈奴，开題之國，列人之國，并在西北”，与屬于义渠之卒最合。乃吳承志地理今釋謂“此‘匈奴’当从一本作‘獯鬻’，此乃左氏春秋傳所謂‘允姓之戎，居于瓜州’者，非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之匈奴也”。則以习見秦漢時匈奴居于北荒之故，疑匈奴姑起不在西北，而以不妄為妄，斯真大妄耳。

崔浩云，“西方胡皆事龍神，故名大会處為龍城”，严安言，“深入匈奴，燔其龍城”，此亦匈奴本為西胡之証也。

太王居豳而事薰粥，此亦見熏育之在西北。而五帝本紀言“黃

帝北逐薰育，合符釜山”者自不足信。宋衷世本注云，“鬼方于狄則先零羌也”，此鬼之在西北。而于宝注易云，“昆鬼方，北方国”，又不足信也。詩云，“赫赫南仲，玁狁于夷”，又云，“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”，則玁狁亦在西北，而以葷粥鬼方玁狁匈奴并起北方者，此亦因习見秦汉間事而誤，其說始自史迁，此又言古戎狄者一大悖矣！

尚書言“分北三苗”，又言“寧二苗于三危”，又言“三危既宅，三苗丕敘”，皆謂舜禹間事也。鄭玄言“苗民九黎之后，分流其子孫為三國”，此正所謂分北三苗”。水經注言“三危在敦煌縣南”。禹貢于雍州云，“織皮昆侖，析支，渠搜，西戎即敘”，顏氏曰，“昆侖、析支、渠搜，三國名也”。苗民子孫分流為三國，正此之三國。閻若璩言“昆侖國蓋附近昆侖山者”。張賡時酒泉太守馬爰上言“酒泉南山，即昆侖山之體；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，謂此山也。”漢志，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，括地志謂在“酒泉縣西南八十里”，今肅州西南昆侖山。酒泉密邇敦煌，三苗之分，其一即昆侖，地固然也。司馬彪以“西羌自析支以西，濱于河首，在右居也。河水屈而東北流徑析支之地，是為河曲”。應劭曰，“禹貢析支在河關之西，羌人所居，謂之河曲羌”，斯析支在河曲也。穆天子傳穆王既觴于西王母，東還道中云，“至于巨搜之人”，此即渠搜國。地雖難確指，然在昆侖之東可知也。而隋書本紀西域圖記云，“獯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余里，古渠搜國也”，則三危之國有歷世久而遠徙蔥嶺之西者。廣宏明集七引荀濟論佛表云，“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，世居敦煌，為月氏迫逐。徙蔥嶺南奔”，則瓜沙之族，遠徙蔥嶺之西者，月氏大夏之先，古有渠搜允姓之戎，不必獨疑于渠搜。則三苗之裔非徒于后漸居關中，且有及蔥嶺之外者。曰“文王事昆夷”，當即昆侖之裔。鄭箋言“混夷，

夷狄国也。見文王之使者，將士众过己国，則惶忪惊走，奔突入此柞械之中，甚困剧也。是之謂一年伐混夷，成遂兴国”。史記言“自隴以西有緄戎”，則至秦繆之世其族犹有存者。揚惲言“安定山谷之間，昆夷旧壤”，則亦近于犬戎之國。

馬融言“三苗，緄云氏之后”，賈逵言“緄云氏姜姓”，則三苗亦姜姓。晉人執戎子駒支曰，“來！姜戎氏。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”，地理志杜林“以为敦煌郡即古瓜州”，是即三苗徙三危处，而瓜州之戎亦居伊洛，緄戎內侵，則亦其比。曰“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”，实为申戎。諸姜昆戎申戎陆渾之戎入居函夏者众，倘皆三苗之裔，而踐躐鬼方獫狁之間者乎？詩曰，“混夷駟矣”，說文口部引作“犬夷”。史記言“自隴以西，有綿諸緄戎”，汉書作“綿諸畎戎”，郑說亦謂“畎夷，混夷也”，是犬戎即昆戎，与諸姜氏之戎同出三苗之裔也。

襄十四年晉執戎子駒支曰，“來！姜戎氏，乃祖吾离被苫蓋荆棘以来归我先君，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与汝剖分而食之”，則三苗之后固是耕稼之族。范汉书曰，“西羌之本，出自三苗，姜姓之別也”，証以“羌”之即“姜”，則后时之羌盖于犬戎之族为近。范书又言“羌无弋爰劍亡入三河間，諸羌共畏事之，爰劍教之田畜”，則羌亦耕稼之族。陶元珍君謂“范书言‘爰劍与薊女遇，遂成夫妇。女取其状，被发复面；羌人因以为俗’。而左氏言‘幸有見被发而祭于野者，曰，‘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？’‘以应揚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渾之戎先后入伊川，則諸姜氏犬戎为被发，与羌同俗也。’則犬戎之族，宜与羌种为近。地邻岐邠，自夏以来与周交接最繁，盖以耕稼之人，虽久接中国，未遽为边睡之巨禍也。

二 犬 戎

范书本竹书纪年言“穆王西征犬戎，取其五王以东，遂迁戎于太原”。取戎五王，知犬戎于时之盛也。然犬戎先居何地，而后迁之以东？穆天子傳記穆王西征，由宗周至于阳行，“犬戎胡觴天子于当水之阳”。穆王东还，由阳紆至于宗周，“犬戎胡觴天子于当首之阿，曰：‘雷水之干，寒瓦人’”。以西征之道，驗东还之道，曰研山，曰当水，曰鄯人，曰参泽，去来皆經之，則自是一道，知雷水即当水，而参泽即参泽。穆王东还既过研山，“南征翔行，徑絕翟道”，近翟道之研，即研山也。曰“河宗之子孙郕伯”，曰“天子舍于漆泽，乃西釣于河”，則鄯邨参泽，遂接于河。足明研之北，河之南，即当水所在，犬戎居之，是盖汉安定界。自穆傳五卷之首，錯簡入四卷之末，又錯漳水呼沱二篇于一卷之首，以东征之文与盟門九河相連属者，乃杂于西巡錫山研山之間，于是說犬戎在雁門者有之，在河东者有之。穆王徙之，取五王以东，則一部离安定而东出者也。

前世学者或謂“犬戎本国在西宁西北之樹敦城”。夫“犬戎樹敦”，豈謂城耶？周唐世所謂樹敦城，何預犬戎之事？自夏以至西周之末，犬戎世为邠岐之患，其必处于周之近地可知。鬼方獫狁未来之先，北則追貉，西則山戎，固未为中国之大害，盖本非荒远獯鬻之族，未足与鬼方獫狁比也。

范汉书言“后桀即位，乃征犬夷。后桀之乱，犬夷入居邠岐之間”。周自后稷封部，在豳功，而犬戎入居邠岐之間，則周几于不国。姜敬謏“后稷封部十余世，公刘避桀居豳”。毛詩故訓傳言“公刘居部，而遭夏人乱，乃避中国之寇，遂平西戎而迁其民，邑于豳焉。修其疆場，民卒时和，国有积仓，张其弓矢，受其干戈戎侮，以方开道路，去之豳。盖諸侯之从者，十有八国焉”。平西戎而邑于豳，則平者犬夷，而遂卒之豳地，以时犬戎方入居邠岐之